



去采访陆文夫倒不是他如何地鼎鼎大名,而是他的《美食家》小说,既然能写美食家,他能不是个饕餮之士?能不往来于钟鸣鼎食之家,美肴醇酒之铺?那么尔等饱个口福也是有的。

于是,我与源琼乘火车去了苏州。源琼想得很妙,把时间点定在下午三点,采访到五至六点,那写《美食家》的作家也该招待我们吃一顿美食了吧?松鹤楼是苏帮头牌,那松鼠鳜鱼是响档。想想也惭愧,那私心算计的动力是贫困。

秘书来接我们,极热情,却抱歉道:陆主席有急事赶到常州去了,我们先喝茶吧!于是踏着竹荫,迤邐于廊桥碧水,转过朱阁登上一小轩,紫檀案几,粉瓷芙蓉,当头一匾大书“可心堂”似米芾真迹,聊见“可心堂”金贵。

坐定,村姑倒上茶来,盈盈然碧玉沉溪。秘书道:此乃碧螺春,苏州第一等的茶。我们说:好茶。从雕花窗望出去,花木朗朗,亭廊轩轩,一塔耸峙。秘书介绍说:堂外拙政园,那浮屠便是虎丘了。他表达了陆主席对我们的尊重,并问要不要看看苏州的园林。源琼表示,在这物我两忘的茶楼喝茶已经羽化而登仙了。秘书有点脸红。

聊到六点钟的时候,秘书确认陆文夫要在八点回苏州,再三不好意思之后,在茶楼点上三虾面,面上桌的时候,秘书指着雅淡的配料喝声彩:迭格是苏州一等一格面,请诸位赏光。抑扬顿挫,满满的丝弦味道。我想,该是评弹老粉了。三虾面确实是顶流面,色如白璧,香似麝兰。在秘书细细介绍此背景故事的时候,源琼有点敷衍了事,大赞其普通话和吴语的熟练转换,外语肯定不在话下。秘书自然笑笑谦虚道:在南京大学书读得还好。聊到文夫如潘安,秘书又笑起来了。好在陆文夫终于来了,长脸鹤身,快步如风连拱手,请我们到他家小坐。

那是一座独立依河的小院,投射的灯光在河里,有一只水鸭,戏谑着一棵大柳树的阴影。我有点吃惊一个作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而当时,我们都住在阁楼或客堂间里。

陆文夫用青花瓷也泡好碧螺春,并大赞好茶:奈格茶,係是吃勿着格。他满口吴语,我们寒暄称是。于是言归正传,重点讨论《美食家》及其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心得。他抽着烟,说着文学应该有的历史意义和人性善与恶的指向意义。获奖只是对上述含义的肯定和奖掖罢了。沉默有顷,他说:“文学的深刻关注人性与思想解放的重大美学理论值得每个文学家坚持。民族风情中的市井烟火是我创作的源泉。”又一阵静默,一声水鸭的叫声。后来他说他一介文人受到政府的重视及照顾,烟酒总有的,别墅也是政府配的,他是文联主席嘛,而后又哈哈大笑。他说,要了解他可以去了解青年作家范小青,她已经写出比我好的作品了。

我们回去的时候,陆文夫题赠《美食家》一书,下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们下次以朋友的名义来苏州吃饭游园听评弹。“阿对!”“对的。”我们也笑了。

美月在头上,沿着河岸青石板走上斜桥,见评弹跌在水里,一会被八月桂子裹挟了。走出小巷,文夫突然埋怨道:“这么晚回上海岂不辛苦?我安排住宿,或在我家,明天早上五点去朱鸿兴面馆吃头汤面,阿好?”说着,转身就走。

是晚了,头汤面也是好的,但是,明天安排采访另一位大作家呢,是必得赶回上海的。文夫点头,握住源琼的手说:“下次,我带你们去平江路,那是真正的老苏州!”

人道是“南粉北面”,南方人爱吃米粉,就和北方人爱吃面食是一样的。

在我所生活的小城,走进任意一家早餐铺子或是小吃店,都能看见米粉的身影。米粉的种类繁多,可小城里最喜欢的是一种细粉,其次是晶莹剔透的薯粉。米粉的吃法多样,可蒸可煮,可汤可炒。

我从小吃着米粉长大,对于吃米粉还有些上瘾。每到一处,我总想着在街边的小吃店里,吃上一碗当地特色的米粉。大部分小店里的米粉,都是已经压制多时的现成米粉,但我见过讲究的食客,吃粉也要赶个新鲜。他们通常喜欢吃现压的粉条,直接入沸水煮几分钟,捞起出锅后浇上一勺猪骨汤,最后淋上一小勺香辣的卤水,撒上葱花,简单却香溢四射,鲜美无比。

我在赣北地区吃过炒粉,

公司在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小楼里办公,大门在东,车库在南,西墙下有一块小小的绿地,中间是略呈长方的院落。十几年来,我的办公室在小楼里先后搬过几次,不过每次都在南侧,临窗。这很令人欣慰,因为西墙下那块小小的绿地或远或近,总在窗外。运气最好的一次是搬到二楼的最西间,我与那些苍翠的绿树仅有一窗之隔,俨然是新的同事。

柚子树是这绿地的标志性植物。初来已是成树,安居在绿地的中心位置后,心无旁骛,数年间专注于抽枝散叶开花结果。主杆自地面大约膝盖高处分作两杈,每杈都已碗口粗细。往上两尺后再分杈,就这样枝繁叶茂地依次向上。树冠大致呈漏斗状,这符合自然选择的法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承接天赐的阳光雨露。

绿地除了偶尔有绿化工人除草,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但柚子树每年总能结出数十枚柚子来。夏天时,柚子躲在枝叶深处,像是绿色的精

宇宙

李廷强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太阳不再从东边升起正午时分我拉开厚重的窗帘刺眼的光线直接从南天垂下一举笼住了我的床头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太阳不再从西边落下心中那轮红日始终高悬于我的天空照遍我周身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月亮不再在黑夜里值班清澈透底的银河系改变了亘古以来的秩序无名的能量正在重组宇宙

我无意告诉任何人那枚神圣的月亮被一位诗人悄悄收进了自己的行囊

那边的炒粉使用的是当地所产的粗米粉,粉条细嫩而且久炒不碎,吃起来爽滑劲道,令人回味无穷。在某些地方,人们喜欢在煮米粉时配上牛杂,人们管这叫“牛杂粉”,酥烂鲜香的牛杂与清香的米粉融为一体,别有一番风味。也有些地方爱配牛肉或羊肉,这样的粉则称之为牛肉粉、羊肉粉。在广州,我吃过干炒牛河。所谓“牛河”,就是牛肉配河粉。干炒无需加水,亦不用勾芡,讲究的是一个“快”字。将嫩牛肉炒至半熟起锅备用,另起油锅炒干蔬菜后下河粉及调料快炒,最后加入牛肉炒匀出锅。干炒的河粉香味浓郁,可谓重口,但不变的是河粉那韧滑而细腻的口感。

炒河粉看似简单,要做好却并不容

夜光杯

灵。秋天时,深闺也藏不住了,叶随风动,露出一张张浅绿淡黄的圆脸来,时隐时现,或大或小。同事们都很忙,从没见过谁去采柚子,大概也没人仔细数过这满树的繁茂到底有多少吧?但柚子树不计较,绿油油的果实即使无

柚子、凌霄和桂花树

鲁北明月

人理睬也自顾长大,熟成金黄的色泽后便一直挂着,直挂到过三九寒天,挂到开春,挂到东南季风再一次从海上吹来。有时,听到熟透的柚子落地的声音,砰地一声,砸在大地上,仿佛一声沉重的叹息。但小院的人们总是在忙碌中,不知是否有人听到?

最美是在下雪的时候。上海的雪多半积不起来,不过倘若夜雪无风,清晨往往可见碧叶、黄果在白雪覆压下的惊艳:翡翠的绿,金质的黄,羊脂玉的白,这是极度奢华的色彩搭配。我在得天独厚的二楼窗口,偶尔一瞥,往往惊叹造物主的神来之笔!

相比较而言,绿地边上的凌霄张扬得有些跋扈。她其实只占据绿地微不足道的一角,但志向或更高更远。从我窗旁的墙角出发,她顺着红色墙砖向楼顶攀援,不过三五年,已占领好大一片墙面和屋顶,于

两年没回绍兴老家过年,我们上海的小家三口积极参与。除夕日下午一家人就开始准备年夜饭的菜肴。儿子在他叔叔指导下做蛋饺,煤气灶小火,在不锈钢小勺中放入鸡蛋液,蛋饼成形后加少许肉馅,翻转成饺。儿子学得很快,做的蛋饺金黄饱满,大小均匀,品相不错。我看过祖母当年做蛋饺的样子,说:“这是祖传的手艺,今天又多了一个传人。”

父亲拣好一把芹菜,几次迟疑之后,说:“我还是到菜地去看看。”我马上说:“好!我也去。”只要天晴,父亲差不多每天要到田头菜地转转,如果没去,就觉得有啥要做的没事做一样,心不安。父亲在前慢速骑着三轮车,我快步跟在后面。经过一座小石桥,我对父亲说:“这桥太窄,你不要从这个石桥过,

是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小院里的人类进进出出了。

凌霄的枝条们干的是苦力活儿,关节处长出毛茸茸的触手,紧紧抓住粗砺的墙面。有这坚定的支撑,凌霄的花朵才如百千橘红的喇叭,在季节里齐声放歌。那些绿叶们则抬着头,并起肩,做应和的墨西哥人浪。自夏至秋,一墙绿叶和千百橘红色的花朵,几乎抢尽进出小院的所有眼光,朴旧的小楼因此变得生动和艳丽起来。我的同事对直观而显见的凌霄显然更有兴趣,年轻的女同事停好车走进办公楼的时候,若是抬头,偶尔会听到她们的赞叹:好美啊。

有时我的窗外闪过一道细影,细察才发现原是一朵凌霄花凋谢了。曲终花谢,像一道橘黄的焰火划过我的窗口。凌霄花谢尽的时候,冬天也快来了。铅华洗尽的凌霄慢慢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牢牢贴在砖上,像那面老墙的青筋暴露,或岁月沧桑。

柚子树南北两侧各有一棵桂花树,是银桂。桂花树没有常绿的柚子高大,也没有落叶的凌霄鲜艳,算是这绿地的隐者。

从前面的水泥桥过。”这水泥桥是近几年村里修建的公路桥,比较平整宽敞。经过桥时,我说:“过这桥,要当心汽车。”父亲指一下

陪父亲到田头看菜

李尧鹏

左边的一片土地说:“围起来的那块地,是树人大学大学生学农的地。”我说:“大学生学农好,接地气。浙江大学让大学生种油菜,从种菜苗到收油菜籽都亲手经历一下。就一条,这地不能荒着。如果年轻十岁,你可做大学生的学农师傅。”

说着不觉已经来到自家的菜地。这是村里仅存的最后一点田地,村里给农户分配了菜地。附近的工业园区,原来是我们生产小队的田地,还有一条

坐上地铁,最牵挂的是自己到目的地还有多少路程。这个问题对老乘客,自是没问题。但还有不少人是靠播音员的播报,以及车厢两边滚动显示屏的信息,来了解下一站是什么站?门朝什么方向开?然后早做准备。

一节车厢很长。在车厢的两边各有一块显示屏,当乘车高峰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被困在中间,尤其是坐着的时候,无法看到显示屏的。再加上声音嘈杂,播音员的声音也不一定听得清。不熟悉路程的乘客,于是或向别人打听,或透过车厢窗外四处张望,怕自己一个闪失而坐过了站。那时,我想,车厢再有几块显示屏多好?这些年车厢悄悄发生了变化,在12号线发现车厢的中间增加了两块显示屏。有了这两块显示屏,再

加上车厢两边的显示屏,乘客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显示屏,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有惊喜,在快到站的时候,每个车门边上的移动电视,也会及时出现相关信息,为出行的乘客带来便利。



八、九月份的盛夏时节,清晨上班的时候总能闻到绰约的花香,事后回忆该是这银桂的花香。当然,打开电脑或者电话铃声一响便也全忘了。想必这花在夜间会愈发香甜,只是那时的办公楼里空无一人,那时的楼下有一树寂寞的桂花。月光空照,暗香飘逸。当然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狂欢,见自在物,生欢喜心。或许,也是一个人的修行吧。



鹤(中国画) 曹瑞祥

枯叶将白菜盖住,说:“这些菜都是冻坏的。”一畦菜地上,豌豆苗已经盈尺长,婀娜多姿初现。早已搭好的棚子,等待着它们伸长延藤,开花结豆。一些青菜叶子不完整,还有许多洞孔。父亲说:“麻雀吃的。”父亲翻起塑料小棚的开口,里面长着嫩绿的另一青菜,有六七片叶子,手掌高,阳光之下,生机盎然。父亲充满喜悦地跟我说:“你看,小菜芽长出来了!”顺着父亲手指提示,我才看到青菜之间的土上还长着一些很小的菜芽,只有两片小叶子,每个叶子大约半厘米。“这么小的菜芽!什么时候能吃?”我问。父亲说:“一两个月,菜苗长大。等天暖热起来,菜长得也快。五月里,可以吃了。这畦地,种番薯,收了不少,上次快递到上海就是这些番薯。”我说:“还没吃完呢。”父亲说:“年初三,再来菜地割点菜,初四你回上海带去。”

回家!割了几棵青菜准备晚上年夜饭享用,好像检阅队伍完毕的将军,或者是介绍名优产品完毕的企业家,又好像走访慰问了亲朋好友,父亲惬意地骑上三轮车在田间的泥路上慢慢行走,路不好的地方,下车推行。我快步跟在后面,像小时候跟父亲在田间干农活,或者,同父亲一起沿河岸夹鱼,时而扶一把三轮车。田畈路上,父亲戴绍兴特色的乌毡帽,天蓝色的三轮车身上印着白色的“鉴湖”两字,格外醒目。

车厢里的显示屏

郑自华

七夕会

吃一口米粉,软韧爽口,奇特鲜美的螺蛳汤已经渗透进了每一根粉条当中,清而不淡、辣而不火、香而不腻,那碗螺蛳粉真令人欲罢不能。可以说,吃螺蛳粉简直就是嗅觉、视觉、味觉上的多重冲击,怎一个“爽”字了得!

此外,我还吃过重庆的酸辣粉,味道浓郁,大概就像重庆人的性格那般火辣,吃起来不住冒汗,感觉酣畅淋漓,欲罢不能。我还喜欢云南的过桥米线、湖南的牛肉粉、铅山烫粉、遵义羊肉粉……每个地区,都有着独具特色的米粉。每个地方米粉的风味,似乎也都与当地人们的性格有关。我爱米粉,无论其做法如何,都改变不了我的热爱。每天早上,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加上一勺卤水,再撒上一把葱花,美好的一天便开始了。

爱“粉”说

邱俊霖

笋香而不腐,闻着虽臭,但吃起来极香,也让螺蛳粉的味道更耐人回味。当螺蛳粉上桌时,碗里的配料令我眼花缭乱,除了酸笋、花生、腐竹外,还有鸡爪、卤蛋、卤豆腐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勺螺蛳肉。

闻到螺蛳粉的香时我已垂涎欲滴,